

冊府元龜

十四

台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宗青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發行

第十四冊

冊府元龜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冊府元龜第十四冊目錄

奉使部

卷六五二	總序	七八〇五
	達王命	七八〇六
	宣國威	七八一二
卷六五三	稱旨	七八一七
卷六五四	恩獎	七八二九
	名望	七八三五
	廉愼	七八三七
	知禮	七八三八
卷六五五	智識	七八四一
	謀略	七八四八
卷六五六	立功	七八五〇
	招撫	七八五九
卷六五七	機變	七八六五
卷六五八	才學	七八七五
	論薦	七八七八
	舉劾	七八八一
卷六五九	敏辯一	七八八四
卷六六〇	敏辯二	七八九四
卷六六一	守節	七九〇三
卷六六二	便宜	七九一六

卷六六三

卷六六四

內臣部

卷六六五

卷六六六

卷六六七

卷六六八

卷六六九

卷六六三	請行	七九二〇
	絕域	七九二三
	羈留	七九二九
	死事	七九三八
卷六六四	失指	七九四二
	辱命	七九四四
	挫辱	七九四六
	專恣	七九四八
	受賂	七九五二
內臣部		
卷六六五	總序	七九五二
	恩寵	七九五七
卷六六六	賢行	七九六八
	薦賢	七九七〇
	忠直	七九七一
	才識	七九七五
卷六六七	將兵	七九七六
	監軍	七九七九
	立功	七九八〇
	幹事	七九八二
卷六六八	翊佐	七九八四
	規諫	七九八七
卷六六九	朋黨	七九九一

卷六八四	條教	八一五七	卷六八五	課最	八一六二
卷六八三	遺愛二	八一四八	卷六八六	忠一	八一六六
卷六八二	遺愛一	八一四一	卷六八七	忠二	八一七四
卷六八一	感瑞	八一三五	卷六八八	禮士	八一八二
卷六八〇	推誠	八一二七	卷六八九	旌表	八一九〇
卷六七九	廉儉	八一〇八	卷六九〇	薦賢	八一九四
卷六七八	勸課	八一〇四	卷六九一	愛民	八二〇〇
卷六七七	興利	八〇九七	卷六九二	威嚴	八二〇七
卷六七六	能政	八〇八二	卷六九三	革弊	八二一五
卷六七五	教化	八〇六九	卷六九四	強明	八二二二
卷六七四	仁惠	八〇五八	卷六九五	智略	八二二三
卷六七三	公正	八〇四六	卷六九六	招輯	八二四五
卷六七二	褒龍一	八〇三八	卷六九七	武功一	八二五八
卷六七一	褒龍二	八〇二八	卷六九八	武功二	八二七一
卷六七〇	選任	八〇一六	卷六九九	刺舉	八二八五
牧守部	總序	八〇一三	卷七〇〇	屏盜	八二八七
	誣構	八〇〇一		折獄	八二九四
	貪貨	七九九九		修武備	八三〇〇
	誹責	七九九七		抑豪強	八三〇三
	恣橫	七九九三		酷虐	八三一一
				苛細	八三一八
				驕逸	八三二〇
				邪佞	八三二一

卷六九八	懦劣	八三二六	屏盜	八三九九
	失政	八三二八	屈才	八四〇二
卷六九九	專恣	八三三二		
	枉濫	八三三五		
	譴讓	八三三九		
卷七〇〇	貪贖	八三四五		
令長部				
卷七〇一	總序	八三五六		
	選任	八三五八		
	褒異	八三六〇		
	公正	八三六四		
卷七〇二	能政	八三六七		
	遺愛	八三七三		
	課最	八三七五		
卷七〇三	教化	八三七七		
	感化	八三八二		
	勸課	八三八三		
卷七〇四	仁惠	八三八五		
	靜治	八三八九		
	廉儉	八三九〇		
卷七〇五	明察	八三九三		
	折獄	八三九五		
	武功	八三九六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彞奏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奉使部

總序

周官小行人之職掌使適四方達天下之六節又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使於四夷則爲之介故聘禮有使者上介次介之名春秋戰國雖或兵交而使在其間矣自周及秦嘗以歲八月

冊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百五十二

遣騎軒之使採異代方言又其事也漢制奉使書使者乘馳傳則使者之稱其來舊矣武帝遣中郎將建節往論巴蜀乃副使者馳四乘之傳又遣謂者及博士大夫諫官御史廷尉大夫僕丞相掾等分行按察故有直指使者及八使美俗清詔之名繇漢而下靡嘗厥官委寄之殊紛襲不一蓋因時而建置非著令於悠久等威制度隨委任之輕重僚屬吏員稱職務之大小唐室以降謹事增名則有巡察黜陟採訪處置按察宣勞之類分道而往領命尤重大率以交聘敵國通接殊鄰勞來遠方安輯新附慰撫兵役分給賑

賜採風俗之厚薄詢民事之勞逸究吏治之能否察

獄訟之寃正搜訪遺滯刺舉姦濫或購求墜簡或奉

行寵典予以宣暢皇風敦諭詔旨廣天聽而斯遠俾

物情之無擁若乃智略宏遠機用周敏洽聞英藻清

節慎行揖讓而中節往復而合指引薦良士糾劾非

法感慨而自請罔憚修塗縱橫而有辭用能專對乘

便見機而必果處危握節而靡渝績効著聞望實昭

顯增原隰而有權被獎飾以攸宜允謂使乎斯可尚

已乃至靡居他境避返物故契闊奄忽人所共歎其

有乖違上意適受深耻專已而無簡黜貨而弗厭有

冊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百五十二

損國威乃罹邦憲是故歷代遣使誠難其人必簡帝

心以將明命者爾凡奉使部二十七門

連王命 宣國威

連王命

夫使乎之爲善者在乎宣王靈達君命奉辭而無辱稱指而獲考焉故周官之紀六節重行人之職小雅之歌四牡榮使臣之選繇漢而下乃有循行郡國以布德音馳驅絕域以論和好之亂邦之內有若平居抵逆城之下曾不介馬其智勇見于辭氣其忠信通十神明故能使偏強思柔姦雄易慮安反側之俗革

携離之心紆患以解紛懷荒而振遠自非辯可以專對智足以經物挺不奪之志達應變之略又安能掉三寸之舌履不測之險而舉無所憚克成其績哉

漢嚴助為中大夫會閩越攻東甌武帝出兵誅閩越

淮南王安上書諫之是時漢兵遂出踰領會閩越王

弟餘善殺王降帝嘉淮南之意迺令助諭淮南王曰

皇帝聞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

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燭照也重以不德是以

比年凶菑害衆菑古災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

內有飢寒之民南夷相接接謂相侵奪也使邊騷然不安朕

冊府元龜奉使部卷之六百五十二

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惟慮也明太平以弼朕失稱

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範武卓切遠也言不可及也嘉王之意靡有所終靡無也使中大

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

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

遠不與王同其計薄迫也朝有闕政遺王之憂言朝政有

闕乃使王有憂也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

重出也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聞也

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操執也以制海內之命危者

望安亂者仰治謂仰而望也今閩越王狼戾不仁狼戾

性貪矣

凡言作與者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

胃貪而矣胃貪而矣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為甚多不義又

數舉兵侵凌百越并蕪鄰國以為暴疆陰計奇策入

燔尋陽樓船漢有樓船貯欲招會稽之地以踐勾踐

之迹先是越王勾踐稱霸今者遣又言閩王率兩國

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

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

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惑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

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

卒乎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故遣兩將屯於境上震

威武陽聲鄉鄉音屯屯曾上未會言兵未盡集天誘其衷閩王

冊府元龜奉使部卷之六百五十二

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母後農時不待後也南越王甚

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謝華改

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謂朝服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

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

於治南山名也今名士卒罷倦罷讀日疲三王之衆相與

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

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

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

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

也事效見前見顯也前故使臣助來諭王意於是王

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愚意
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所不聞先未聞也

今得誠不勝厚幸

張騫為郎應募使月氏月氏西域胡國也與堂邑氏奴其

父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其父丁云堂邑父俱出隴西蓋取王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

西經匈奴道由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

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塞

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

與其屬亡鄉月氏屬謂同使之官西走數十日走謂

也不指知其道里多屬和讀曰嚮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誦

少故以口數言之

册府元龜奉使部卷之六百五十二

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

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

遣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道譯抵

康居抵至康居傳至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

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居之以大夏為臣地肥

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下遠音于

萬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要一通切

切承領也凡承者則執要與領言養不能得留歲餘還

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

並南山欲從羌中歸並音步復為匈奴所得歲餘單

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

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

後漢來欽光武時為大中大夫建武五年持節送馬

授奉璽書於隗囂囂遣子恂時人侍

趙岐為太僕獻帝西都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

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雒陽表別遣岐宣揚國

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

時袁紹及魏太祖與公孫瓚爭冀州聞岐至皆自將

兵數百里奉迎岐浮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之道

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

會雒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

册府元龜奉使部卷之六百五十二

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雒陽先遣

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離唯有

荆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殺獨登兵人

差全岐雖迫太命猶志報國家欲自來牛車南說劉

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

獎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即表遣岐使荆州督

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雒陽修助宮室軍資委輸

前後不絕

蜀費詩捷為人為益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

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

夫天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嘗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遂即受拜

陳蕭乾為給事黃門侍郎永定初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晉共相連結闕

冊府元龜 奉使部 達王命

卷之六百五十二

七

中豪帥往往立塔以保高祖甚惠之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并觀虛實將發高祖謂乾曰建晉恃險好為姦宄方今天下初定難便出兵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髮鬢在目况鄉生鍾雅俗才高昔賢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曉以逆順所在渠帥並率部眾開壁款附

後魏崔頤太武時為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為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帝善之及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諸軍取平上却使願齋詔於丕前喻難當奉詔

李順太武時為大嘗策拜涼州沮渠蒙遜為太傅涼王使還未幾拜四部尚書廷和初使涼州沮渠蒙遜遣中兵較尉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疾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三五日消息小差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起動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之不恤敢凌侮天地魂神遊矣何用見之將握節而出蒙遜使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雅恕褻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若

冊府元龜 奉使部 達王命

卷之六百五十二

八

太嘗曰爾拜爾跪而不抵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答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下拜而桓公奉遵臣節降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僂蹇自取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嘗視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

鹿念孝莊帝時為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或曰欲歸欵綜時為梁武愛子衆議咸謂不然或募人入報驗其虛實念遂

請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雋胡龍牙並據疆兵內外嚴固愈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聞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念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所使湏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念被執語景雋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歸城元略魏中山王畧也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爲元畧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乃令人許畧身在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追還綜又遺腹心梁話迎愈密語意册府元龜奉使部 卷之六百五十一 九

於季孫也今月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龜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斤引入見景雋曰元中山雖曰相喚不懼而來何也荅曰昔楚伐吳吳遣屢繇勞師今者此行不

荅曰游歷多年與卿

先經相識仍叙繇繇景雋便記引念同坐謂念曰卿不爲刺客也荅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念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士哉乃引向元畧所一人引入戶內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曰中山有

册府元龜奉使部 卷之六百五十一 十

狀令善酬答引愈入城請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仗舉火引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雋住在停念在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念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今使良有所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爲不歸梁國我令君富貴念荅曰君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法僧者昔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

望城壘曰此河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迴師改計念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仁何論險害選尋於路與梁話誓盟契約既固未旬綜果降

後周楊薦為太祖帳內都督帝遣僕射趙善使蠕蠕請婚善至夏州問蠕蠕主於東魏欲執使者善懼乃還帝乃使薦往賜黃金十斤雜綵三百疋薦至蠕蠕責其背惠食言并諭結婚之旨蠕蠕感悟乃遣使隨薦報命焉

庫狄時為侍中時蠕蠕滅後突厥強盛雖與太祖通冊府元龜奉使部卷之六百五十二達王命十一

好而外連齊氏帝又令時銜命諭之突厥感悟即執齊使歸諸京師

隋楊素為內史大夫時尉遲迥作亂天下騷動并州總管李穆頗懷尤豫高祖令素往諭之素見穆盛陳利害穆甚悅遂歸心於高祖

蘇威為納言時突厥都藍可汗屢為邊患使威至可汗所與結和親可汗即遣使獻方物以勤勞進大位將軍

閻毗為殿內丞征遼之役毗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乃琴亂發所

乘馬中流矢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

唐溫造河內人德宗建中中為彭門張建封所禮時李希烈用兵四劫多所陷沒天下城鎮恃兵者皆欲動搖或自立帥請節德宗患之以范陽劉濟方推忠誠但不能盡達朝廷倚賴之意乃密詔建封選賢德有識之士往諭之建封乃強署造節度參謀使于幽州造與語未訖泣俯伏流涕曰濟僻在遐裔不知天子神聖大臣忠盡願得率先諸侯效以死節造還建封以其名上聞乃馳驛入奏

孔巢父建中末為給事中兼御史大夫魏博宣慰使冊府元龜奉使部卷之六百五十二達王命十一

巢父博辯多智對田悅之衆陳逆順利害君臣之道士衆愧悚喜并曰不圖今日復覩王化及就宴悅酒酣自矜其騎射之藝拳勇之畧因曰若蒙見用無

不推巢父謂之曰若如公是言而不早歸國者但為一好賊耳悅曰為賊既曰好賊為臣當作功臣巢父曰國方有虞待子而息悅起謝焉

韓愈憲宗元和末為兵部侍郎會鎮州亂戕其帥田弘正立裨將王廷湊知節度事朝廷因而命之詔愈往宣撫愈至則諭以逆順利害之理廷湊乃祖識朝旨出牛元異於重圍及還以其功轉吏部侍郎

胡証為金吾大將軍穆宗長慶二年送太和公主入蕃去翅鵝牙帳尚可汗信宿可汗遣數百騎來請與公主先從他道去証曰不可虜使曰前咸安王來時去花門數百里即先去今何獨拒我証曰我奉天子詔送公主以授可汗今未見可汗豈宜先往虜使乃止

梁劉捍初為太祖副典客兼御史大夫唐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鎮定至崞山而王鎔色攝送款於太祖命捍入壁門傳諭時兩軍未憩守門者戈戟千匝捍馳騎而入竟達其命移師次中山至懷德驛大被

冊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百五十二

十三

定人五萬衆王處直乞降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廻李振為太祖從事太祖兼領鄆州署天平軍節度副使湖南馬殷為朗州雷蒲所迫振奉命馳往和解殷蒲皆烹命
晉楊彥詢為邾州節度使時鐘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彥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觀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臣欽若等曰彥詢為宣徽使時曾使契丹至是復命之仍恐重榮要之孫滄州路以入蕃戎王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關乃放還

宣國威

夫膺皇華之選以給傳遠之役而能揚君之美延譽於四方宣國之威折衝於萬里斯可謂不辱命而獲考矣山漢而下乃有奉辭絕域致使鄰壤或招諭亡叛或鎮撫危疑震耀於皇靈開示乎大信宣布恩德激昂辭氣臨大節而無撓抗維辨而有章繇是殊俗之長稱臣以奉約特險之國遣子而入侍還仔掠於邊侯歸職貢於宰旅厥角聽命改容率禮革其駟騫之心室夫禍亂之際自非懷慮變之明畧挺匪躬之雅操蹈難無苟免之志遇事圖戡濟之績者亦惡能

冊府元龜 奉使部 宣國威 卷之六百五十二

十四

有所立哉

漢陸賈高帝時使南越尉佗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與如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誅彊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教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言有何迫促迺大說賈悅之留與飲數月

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買囊中裝直千金有底曰囊無底曰囊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索以齎行故曰囊中裝也它送亦千金非囊中物故曰它送也它猶餘也賈卒拜佗為南越王

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

傅介子北地義渠人以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龜茲音丘茲至昭帝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

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

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

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屬近也近始過去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

冊府元龜奉使部 宣國威 卷之六百五十二 十五

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

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

子為中郎遷平樂監

後漢來欽為大中大夫時光武方以隴蜀為憂獨謂

欽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子陽公孫述子道里阻遠諸將

方務開東思西州畧未知所任其謀若何欽因自請

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今陛下

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

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光武然之建武三

年欽始使隗囂五年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

既還復往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以破滅遂遣子恂隨欽入質拜欽為中郎將

班超明帝永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假司馬使部善

斬匈奴使還奉於固固大喜其上超功効并求更選

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

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前功超復受使固欲

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餘人足矣如有不虞

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

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

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

冊府元龜奉使部 宣國威 卷之六百五十二 十六

駟馬駟一作驥馬淺黑色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

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

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部

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

賜其王以下因鐘撫焉

梁諷和帝永元元年為車騎將軍竇憲軍司馬憲出

征匈奴令諷先齎金帛使比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

者萬餘人

魏招安平觀津人初事袁紹為督軍從事兼領烏丸

突騎後歸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從事太祖將討表

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
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
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使韓忠齋單于印綬往假
峭王峭王大會群長忠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
受天子之命假為單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
我真單于遼東復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荅曰
昔袁公承制得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代
之言當白天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
稱拜假也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
扶餘濊貊之用當今之勢疆者為右曹操獨何得為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五十二

十七

是也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哲翼戴天子伐叛柔服
寧靜四海汝君臣頑置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
殺侮并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批忠
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從跪抱招以救請忠
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為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
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罷所嚴騎
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

南齊蕭惠基初仕宋為撫軍車騎王簿泰始初兄益
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開降
而益州士反引氏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

賞於是氏人邵虎郝天錫等斬賊帥馬興懷以降

後魏燕鳳初為道武代王左長史參國事嘗使前秦
苻堅堅問鳳曰代王何如人也對曰寬和仁愛經畧
高遠一時雄主也常有吞天下之志堅曰卿輩北人
剛甲利器敵弱則進敵疆則退安得兼并也鳳曰北
人悍勇上馬持三杖驅使若飛主人雄雋率服北土
控弦百萬號令若一軍糧輜重無費自若輕行速捷
因敵取資此南方所以疲弊北方所以嘗勝堅曰彼
國人馬多少鳳曰控弦之士數十萬見馬百萬匹堅
曰卿言人衆則可說馬太多鳳曰雲中川從東山西

冊府元龜

卷之六百五十二

十八

河二百餘里北至南山百餘里每歲孟秋馬常大集
畧為滿川以此推之使人言猶未盡堅厚贈之
李順大武時為四部尚書使於北涼沮渠蒙遜蒙遜
將不拜順責之乃下拜及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
恃力者亡朝廷項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修理
此民亦足與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
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
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
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關土開邊隸首不紀僮屍截賊
所在成觀首除暴雲安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

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爾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
 氓莫不翹足抗手歛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
 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
 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
 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為復遠驛告警不舍晝夜意
 君之所言殆為虞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
 扈適后啟而從逆至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
 古而然豈獨涼民也哉

公孫軌為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為南秦王軌及
 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佗踰據及陸賈至匍匐

冊府元龜

奉使部
宣國威

卷之六百五十一

十九

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臣也
 玄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夫以六合為家孰非王庭是
 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答曰大夫入境尚有郊勞
 而况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玄懼詣郊受命軌使還
 稱育拜尚書賜爵燕郡公

封軌孝文大和中為儀曹郎中使高麗高麗王雲恃
 其偏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諭以大義雲乃
 北面受詔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為高麗
 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
 北齊斛律羨舉為夏州刺史高祖欲招懷遠夷令羨

舉使於阿至羅宣揚威德前後稱育甚被嘉賞
 隋虞慶則為尚書僕射時突厥之種沙鉢略遣使請
 闕高祖建慶則與長孫晟報書沙鉢略陳兵列其實
 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來不向人
 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豹狼
 性過與爭將入時長孫晟說諭之沙鉢略辭屈乃頗
 顛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其群下因相聚慙
 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謂臣報曰
 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
 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冊府元龜

奉使部
宣國威

卷之六百五十二

二十

長孫晟開皇四年為奉車都督副尚書右僕射虞慶
 則使突厥攝圖賜宇文公主姓為楊氏千金公主
 後周趙王昭女自請改姓乞為帝女改封大義公主攝圖奉詔不肯起
 拜晟進曰突厥與隋俱是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
 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隋女婿奈何無
 禮不敬婦公乎攝圖乃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公我
 從之耳於是乃拜詔書使還稱育授儀同三司大業
 三年煬帝幸榆林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抵
 于涿郡仍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諭旨稱述帝意染
 干聽之因召所部諸國奚霫室韋等種落數十酋長

威萃晨見牙中草穢欲令棄于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根大香染于遠哭之日殊不香也晨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躬親灑掃耘除街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乃悟曰奴罪過奴之骨肉皆天子賜也得効勦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軍恩澤而教導之將軍之惠奴之幸也遂援所佩刀親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爭效効之乃餐榆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達子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而開御道帝聞晨策乃益嘉焉

册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百五十二

二十一

崔君肅爲司朝謁者大業初處羅可汗爲鐵勒所敗時黃門侍郎裴矩在燉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君肅齋書慰諭之處羅甚踴受詔不肯起居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啟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啟民舉其部落兵且百萬入臣天子甚有丹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獨制故臣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城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

天子之詔懼可汗之威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入內屬乞加恩禮同於啟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拜詔曰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誰天子必當所殘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比藩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奈何惜兩拜之禮勦慈母之命怪一旬稱臣表匈奴之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啟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糧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寵須臾結於天子自表至誠臣以遠未得朝覲宜立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啟民少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啟民啟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日憾漢故職貢不修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

册府元龜

奉使部

卷之六百五十二

二十二

法則不然可汗改容加敬復命還司門郎中
 韋倫德宗建中初為太嘗少卿使吐蕃初宣諭皇恩
 次述國家威德遠振蕃人悅之贊普大獻賕賈等倫
 迴遷太嘗卿

溫造穆宗長慶元年授京兆府司錄穆宗開延英召
 對詔曰幽州用舊事不變藉卿為我行焉對曰臣府
 縣吏非宜行恐四方徒朝廷為無人帝曰我在東宮
 時聞劉總請覲及我即位比年上書不絕及訪行期
 即瘖默不報卿往諭我意是日賜緋魚袋克太原鎮
 州幽州宣諭使初至范陽劉總具豪隸立於外郊造

冊府元龜奉使部

宣國威 卷之六百五十二

二十三

入宣聖旨示以禍福總喘伏流汗若兵在頸矣及造
 歸奏不數日總全家出幽州拜殿中侍御史
 後唐李嚴為客省使同光初僞蜀王衍使人致書其
 詞甚抗莊宗遣報聘且市中官中珍玩蜀人皆禁而
 不予衍中弱無識軍國之事外則伏王宗礪內委宋
 光嗣景潤澄及嚴至光嗣等曲宴府第因問近事嚴
 曰吾皇即位鄴宮之歲夏取汝陽冬誅汴襲宋氏兵
 號三十萬謀臣猛將解甲倒戈西盡其涼東漸渤海
 南踰閩湖北極幽陵牧伯侯王稱藩不暇家財入貢
 府實上供吳王有唐舊臣岐王先朝元老皆遣子入

侍述職稱臣湖湘荆楚抗越既闕異貨奇珍府無虛
 冒也月諫繇以德懷來以威軟伏順則溷之以恩澤
 迷則問之以干戈四海車書大同非晚宋光嗣曰荆
 楚則僕所未知唯岐下宋公我之姻好洞見其心反
 覆多端專欲踞人於鑪炭大國不足信也似聞契丹
 之族近日強盛大國得無備乎嚴曰公以為虜之勝
 負孰若偽梁曰比梁為劣嚴曰吾皇之視比虜如蚤
 虱耳以其為患不足把搔况良將勁兵布列天下彼
 不勞一郡之兵一較之力則懸首橐街盡為奴虜但
 以天生四夷終非大患不欲窮兵黷武故也光嗣聞

冊府元龜奉使部

宣國威 卷之六百五十二

二十四

嚴辨對畏而奇之嚴奉使於蜀及與王衍相見陳使
 者之禮因於笏記中具述莊宗與
 復之功其警句云纔過汝水縛王彥章於馬前旋及
 夷門斬朱友真於樓上嚴復聲譽清亮蜀人聽之場
 然

冊府元龜